

德语在阿尔萨斯年轻一代中的衰退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自 1945 年以来，阿尔萨斯语的代际传承急剧衰退，近几十年来更有加速之势。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只能提供近似的结论，因为法国人口普查并不询问语言情况，而各项调查对“使用者”的界定也各不相同。*Office pour la langue et les cultures d'Alsace et de Moselle*（阿尔萨斯和摩泽尔语言与文化办公室，OLCA）于 2012 年委托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阿尔萨斯成年人口中略低于一半的人自称能熟练使用该方言，其中最年长的年龄组比例要高得多，而三十岁以下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¹ 此前与 1999 年人口普查相关联的家庭调查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的年龄梯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组建的家庭中，父母向子女的传承急剧下降。² 上莱茵省（Haut-Rhin）是距巴塞尔最近的省份，其情况大致与阿尔萨斯平均水平相当，不过该方言在松德高（Sundgau）农村地区的保存情况略好于米卢斯或圣路易。

3

方言的衰退对巴塞尔而言意义重大，因为长期以来，方言一直是通往德语的桥梁。在家中讲方言长大的阿尔萨斯人可以比较轻松地学会标准德语，并且从在巴塞尔工厂上班的第一天起就能听懂巴塞尔德语（Baseldytsch）的对话。而一个从小只讲法语的年轻阿尔萨斯人则必须把德语当作外语来学习，所依靠的往往是学校课程，而这些课程只能让人掌握有限的语言能力。H 部分已经说明，近几十年来从阿尔萨斯前往瑞士的跨境通勤者人数不断上升，而

德语在阿尔萨斯年轻一代中的衰退

前往德国的阿尔萨斯通勤者人数则有所下降。地区文献给出的解释之一，恰恰就是德语能力的这种削弱。⁴ 巴塞尔的瑞士劳动力市场比巴登的德国劳动力市场更容易接受法语，因为巴塞尔的大型雇主以英语工作，许多部门都有讲法语的员工。相比之下，马克格雷夫勒兰（Markgräflerland）的德国 *Mittelstand*（中型企业）雇主通常要求员工讲德语。

这种衰退还具有文化层面的意义。上莱茵地区共同的阿勒曼尼空间意识——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等作家在 1800 年前后曾以方言诗歌加以颂扬——依赖于一种共同的口语。黑贝尔以马克格雷夫勒兰方言写下了他的 *Alemannische Gedichte*（《阿勒曼尼诗集》），巴塞尔和松德高的读者阅读起来毫无困难。⁵ 当年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只讲法语，而巴塞尔的年轻人彼此之间讲方言、工作中讲英语时，这一共同空间主要只存在于机构、节庆活动和老一辈人的记忆之中。正如下节所示，阿尔萨斯的若干协会和公共机构正致力于扭转这一趋势，但它们的努力集中于将标准德语作为学校语言。曾经连接边境两侧村庄的自发口语方言，在阿尔萨斯的许多地方已成为年龄和农村出身的标志。

1 注释

1. 参见 OLCA 委托开展并于 2012 年发布的关于地区语言的调查（根据已发布的摘要，约 43% 的受访者自称能熟练使用阿尔萨斯语，而在 18 至 29 岁年龄组中仅约 10% 至 15%）。数据有待核实。
2. 关于 1999 年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家庭调查（Enquête Famille）以及阿尔萨斯地区语言的传承，参见 INSEE 和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INED）基于该调查的出版物。数据有待核实。

3. 阿尔萨斯内部的地区差异见于 OLCA 的调查以及阿尔萨斯欧洲共同体 (Collectivité européenne d'Alsace) 后来的研究。现状有待核实。
4. 关于来自阿尔萨斯的跨境通勤结构, 参见本书 H 部分第二章。关于阿尔萨斯前往德国通勤的减少以及语言能力的作用, 参见上莱茵统计合作机构和 Infobest 网络的研究。现状有待核实。
5. 关于出生于巴塞尔的约翰·彼得·黑贝尔 (Johann Peter Hebel, 1760–1826) 及其 Alemannische Gedichte (1803 年), 参见有关黑贝尔的标准文献。关于黑贝尔与巴塞尔的联系, 另见本书 J 部分第一章。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 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 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the-decline-of-german-among-younger-alsatians